



~ 16
2346
6



2346
21-6

記言卷之三十六 外篇



東事外記五

黑齒列傳

黑齒者東海蠻夷之國在滄海東濤海外亦曰
日本之倭秦始皇時有徐市者請與童男童女
五千人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為黑齒別種前
古有桓武者謂之桓武天皇者也長子孫傳其
世月十五日以前齋戒禮天不預朝聘討伐凡
出令之事有關白主之其令於國中稱明教畏
懼如國君關白者其貴臣執國命者也



黑齒古無姓氏至齊梁時山城州主允恭者始
稱姓氏藤氏最先平源氏次之桓武子孫為平
氏源氏云三姓皆大而源氏最盛源賴朝父祖
以上多貴臣關白將軍者源氏有六族有清和
源氏者有太和源氏者有本源源氏者有鎌倉
源氏者有新田源氏者有足利源氏者皆本貞
純親王而太和族類以賴信為祖本源族類以
賴親為祖二族多貴人以故稱賴親生賴光賴
義賴光生義家義家生為義為義生義朝義朝
生賴朝賴朝生賴家實朝實朝十三世有道義

號鹿松院者也道義三世有義成義成生義政
大明成化間稱國王者也

家康者義政十一世孫也家康沉毅多智善用
兵與平行長相持關原行長兵七十萬而家康
兵二十萬家康乞降於行長曰東縛之俘擄之
流徙之皆惟命行長固已輕小家康得此而益
驕卒惰家康分其軍令一軍急絕流渡兵先據
上流自領一軍乘其不戒從下流直衝行長軍
行長軍亂與水上軍因合擊大破之行長死
家康欲攻秀賴大坂城險兵強與秀賴約而媾

好陰以竒計燒其城遂滅而代之初平源氏各
舉兵爭強至賴朝兵益強萬曆中至秀吉秀吉
貌類狗自以貌應圖讖負其強大謂天下可兼
而有也先言假道掃境內伐朝鮮連勝之至平
壤為遼左兵所擊破又大敗於稷山時帝大
發兵征倭前後徵發南北官兵二十餘萬人既
勢窮又與鮮兵大戰於洋中再戰再敗其年秀
吉死而秀賴新立國人內叛家康因擊滅之
黑齒七道六十一州六百一十一縣東極陸奧西
盡肥前四千一百五十里南極紀伊北至若狹

八百八十里三步為間六十間為町町置吏以
町計田其田一百二十八萬一千九百四十町
以町出兵

其俗信鬼神事浮屠男子削鬚髮婦人委髮男
女皆服襖子貴人漆齒婦人亦漆齒故曰黑齒
之夷跣足赤項膝行匍匐為恭無拜禮性善淫
巧竒技貨物與南蠻夷雜種通商賈為利通國
輕死好擊刺薩摩風俗最強暴好殺

陸奧產金幡摩產銅鐵肥前之矛鳴護尾長之
劍二豐之函北陸山陰之皮革其嘉木異卉廬

橘棕欄杷杷蘇鐵無虎豹

陸奧之外蝦夷蝦夷之外野人界泥濘四百里
一歧以東皆童山草木不生白山無人居一千
四百里自馬島至赤關其間三大海淡路東南
海道大陸諸州皆有小洋海環之赤關五百里
大板大板東七百里岡崎有金絕河河廣十里
其北富士山黑齒鎮山至巔八十里其上有泓
盛夏有雪駿河州者家康舊都據巖阻絕險海
岸皆棧道富士南麓菊嶺石嶺金谷其水急流
至此入海箱根嶺險阻百里有小田原北條所

據負固不服秀吉伐而并之二百里江戶據其
巖阻六鄉黑田之會家康始都駿河後遷武巖
源氏三遷至此我出塞水陸四千里至江戶
黑齒三大都其一山城州最舊遠自允恭以先
不可知其地沃饒據河海之衝舟車輻湊街衢
通達其二大板據河阻海一曰難波雉堞如山
引河為壕可謂金城湯池此秀吉西都云其三
江戶沃野千里險阻四塞真天府之地北至陸
奧西至山城州皆千餘里為三都之上腴國中
諸酋長用兵爭強互相吞噬亡滅而源氏獨長

記言卷之三十一
四
久累百年非特智謀使然地利之固也
九州四方風氣各異聲音謠俗嗜欲不同况海
外絕國聲教所不及狗嗥獸舌之域乎然其喜
怒哀樂善善惡惡其性均也今日本之倭求儒
書問俎豆禮俗可謂蠻夷盛事

記言卷之三十六終

記言卷之三十七

陟州記事

陟州誌序

州山海之隅東界窮處無文獻古事無徵輿誌
所載亦多闕遺國初以 穆祖皇妣外鄉以郡
陞府又有 賜帶箴之府司今三百年 皇考
皇妣墳墓所在及 穆祖舊居遺址古老相傳
亦且三百有餘年中間為希冀妖妄言所欺墳
墓舊遠頽圯不修禮節不舉今亦八十餘年良
為慨恨以府中古事言之一歲留防卒五領海

上煙臺候望各五所今罷留防七十一年當時
軍吏士皆老死今無一人知者况數百年以上
者哉余於元年十月來守是府每以公事之暇
日訪父老傳說又得老吏金允直金榮鸞等私
藏雜記參以輿覽地誌如建置沿革古事古蹟
山川道里人物謠俗風氣之變土地五穀之宜
陂池灌溉珍木芳草鹽鐵海錯墳墓群祠禮式
臺榭遊觀與官府之治學校之養孝子烈女閭
里壽考以至佛宇淫祠妖孽變故各因詳略著
為州誌共一百二十六事皆不失典常各有條

理其於博采古事循俗問治亦或有補云

蘆洞東山二墓記

輿覽曰 穆祖皇考墓在府西四十五里蘆池
洞 皇妣墓在府西三十里東山地理誌亦云
又古吏金允直私藏古事有曰正統間我 世
宗時監司李審承 教問墳墓所在古老人高
鳳生曹興保崔山鳳欣萬妻山德等所告亦曰
皇考墓在蘆洞 皇妣墓在東山弘治初我
成宗時宗簿寺承傳移本道令親審兩墓頽圯
形止以啓明年庚戌禮曹承傳令本道封築塋

言言卷之三十七
域俄有命毋封築守護而已嘉靖中我 明宗
時因監司尹仁恕狀啓令每年奉審置良民四
戶守護墳墓萬曆初監司鄭澈圖上墳墓請修
墓時三公議一依 成宗時古事申明施行時
有正兵林篆驛吏金戒守等希望 恩澤造言
以為兩墓俱在黃池上石物皆在又有武人姜
士龍者上疏以實其言士大夫已多信之者至
於 經筵官李潑金功等啓 上請搜訪山中
事皆虛偽竟不得其實然自此蘆東二墓守護
奉審之禮因廢今八十餘年又有一說 呈妣

鄭氏墓在平昌此鄉人傳說誤也考之族圖
孝妣李氏考平牛衛長史諱公肅妣突山郡夫
人鄭氏兩墓皆在平昌其祭式亦可見又非所
疑也 穆祖舊宅遺墟在蘆洞東山之間相去
各五里六里今其垣礎尚存又村老人相傳宅
基宅田况墳墓所在乎本府自 太祖太宗以
列郡陞府加 賜犀帶於府司藏之至今傳者
以為 穆祖外鄉故也海隅無一文獻可徵三
陟平昌非但為后妃之鄉亦安知非墳墓之鄉
而為之加賜也博採古事詢問父老以附孫大

夫實記

修社稷壇記

上之二年辛丑有 教令修列邑諸祀壇場以肅祀事府使欽奉 上旨十日乃舉壇成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壇脚二丈九尺一級殺一尺壇三級級尺四出陛各置石砌作漫道四門同一壝門濶一丈壝二十五步瘞坎於壇北南出陛方深足以容物置石主於壇上南陛之上崇二尺五寸方尺刻其上倍其下半禮也嗚呼二氣之良能流行不息生育萬物其德甚盛封其

壇壝用其時日獻其牲幣所以昭事鬼神以祈福祥其禮節儀式歲之禮官頒下四方敬畏崇奉之意實主於教民善俗之方也行都護府使許穆記

北坪堤堰記

壬寅年

朝廷以為農者生業之大本驅民稼穡令盡力溝洫為政之先務今無歲不旱八路大無救旱之方莫切於瀦澤開渠廣興水利版籍所載堤堰之處多毀缺為有力者冒占為田當一一修築如舊其犯禁者摘發科罪事行關到府即啟

閩府籍堤堰六龍塲東池無缺釜前無水其他
類地處三即告諭父老備知朝廷憂恤百姓之
意發民丁戶一人不足則計日開市以役民修
治廢堰池內四百八十五尺池上二百三十四
尺東五里百七十尺役事既完適大雨水滿當
暮春之月溝柳新青蒲葉出水寸許水鳥翔集
池下溝塍千頃北坪自三花新興以東又開渠
大小五其二前年始開其三皆舊渠灌溉之利
如此北坪自古稱沃野足食蓋以此云

陟州大風記

劉平金太

三年秋七月州大風拔木壞廬舍仍大水水川
溢府中耆老軍吏皆曰海濱雖常多大風此近
古所未有云東界去王化隔遠謠俗尚強鬪暴
寡悒悒棄廉義自余受命為民間高年存孤
弱與父老修鄉約申法禁禁土豪為民害者數
十輩以收束之是日大風竊疑之民心既習於
無教一朝大駭吾聞風土之氣而為號令之應
書曰師尹省日今吾以三尺之律勝其俗其氣
類之所感召為暴風動物耶書而記之

頭陀山記

六月八頭陀山三花寺者頭陀古伽藍今廢不知年代叢棘中唯有古塔鐵佛敗壞入山中川上皆深松巨石石臨脩瀨相對為層臺謂之虎巖云從臺上西行登石崖曰獅子項川上小嶺石崖下水清石白其盤石曰石塲巖洞開豁水流石上清淺可涉日夕松影毵毵石塲或曰山人棄甕巖云北崖石臺曰伴鶴臺過此則山皆石危石如削前有彌勒峯尤奇過石塲西北上中臺前年山火燒盡山僧移作三花寺三花最下中臺在山中川石之衢最佳寺其前溪曰武

太滄

陵溪山中川石之名皆舊使君金侯孝元名之金侯之化至今傳之府內有金使君祠北瀑在中臺後石洞蘄巖其下則山石平而漸下無亂石人可躋而遊山水流瀉石上過百步過中臺攀傳巖壁不得並足而行憇鶴巢臺至此山氣益嗟峨日高朝霞未斂坐石苔觀瀑布謂之濺珠巖前峯舊有鶴巢今不至六十年云躡雲梯數層遊指祖此山石窮處傍有石窟中有麻衣老人土床南望古城其北嶺最高路絕不可登其東麓石峯臨淵水而止其東北次峯東而南

下為石麓與黑嶽北壁相對其中川水出焉又
西三石峯與淵上石峯並峙而其最西者最極
上有石圩苔老水清有老松高尺許峯各三躡
足而上危不可俯亦不可並立其中峯危石三
重躡一足則搖故名曰動石云其下川水積焉
石如踞窾其廣專壑水積其中水深黑不可俯
而窺旱則禱雨於此水窮源有古上院廢墟或
曰此高麗李承休山居云既下山追記故石塲
夕而鶴臺朝逆記之眉叟記六月三日

栽松記

五十川水東流至邑城西石壁下折而南流為
脩潭潭渚皆白礫其上平蕪上之三年正月
栽松自潭上西盡平蕪至川上數里適天旱令
促栽一步數株雖枯旱猶千樹松余登西樓指
點曰某稀某促然數十年後高木脩林寒影蒼
蒼漪瀨皆碧洲沙瀰漫增一倍川上佳趣頃年
滇州李使君為余言此事如此今李君愠于時
議方得罪良為可嘆并記之

蘧豆說

二年冬余既上任召父老群吏問謠俗古事明

日謂五聖廟與諸生視祭器簠簋樽俎皆不中
式籩豆尤無制不成器慢褻不稱禮式退而考
三禮圖先作籩豆口圓徑尺有二寸腰四寸
高尺有二寸漆赤中受四升籩如之竹緣篚長
三八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盛幣或盛勺或
盛首茅或代所俎既成藏之鄉校又別藏棗盛
之庫以供群祠祀享之器穆記

立春祭先穡文

攝提司辰盛德在木虔用棗盛祈爾百穀
壇在府東五里初農山祀事既畢播五穀擊

鼓徇于道路以發春氣右陝州風俗古事

社稷禮祝文

壇墳既成蚺用血牲于社于稷交爾神明

其禮先剔牲耳傍毛以薦神祭牲頭釁用犬

牲

祝立階北南面宰夫壇中割牲流血事畢乃

退

里社祝文

元日之戊殷月之序修禮大神后土田祖棗盛
既潔錫用百福人無疾疫五穀穰熟神明是庇

報以陰事

穿六合文

疾疫為殃或以溷穢未泄或以死氣鬱發或以
官吏枉抑惡讎召疹疹氣成温鬼厲為崇深省
反已感通神理踈穿六合以泄以壓

祭五孝子文

彛倫之則惟孝為大嗚呼至性篤行為教後世
百代之勸舉此偏祭

祭四節婦文

夫為妻綱是惟經常嗚呼至行節婦可表百代

謹用清酌商祭追禮往行以勸來世

祭松蘿烈女文

伊昔蠻夷猖獗蕩擾我疆理驅掠我士女為大
夫之耻而女子之皎皎殺身不辱成烈女行嗚
呼百代之表

社稷祈雨文

旱魃為虐焚如燎如水泉涸土山焦赤地燂燂
秧苗燂燂四方嗷嗷民命已迫后土先穡司我
百穀早乾水溢百穀不成惟爾神之羞雨暘時
若百穀穰穰惟爾神之休虔用粢盛以祈以崇

東海神祈雨文

海之為物其大無窮朝宗百川吞吐嗟吸與天
盈虛功用廣博故報祀之重尊禮之嚴號為大
神嗚呼妖火既旺熾熾焰焰燒絕生育疾疫天
札田苗枯旱民命大窮妖旺滅經為災為殃至
今三年可謂天地之極災矣雖水德勝火川澤
澗溪之靈不足以弭滅天之災今以克災利物
之德齋禱海靈實萬民之望非一人之私也恭
惟大神歆我馨香格我潔誠能興雲致雨澤彌
區域使枯者滋焦者潤抑絕妖旺惠賴我民

太白山祈雨文

山川之神能禦水旱之災其嵩高廣深能出雲
氣為風雨以滋養潤澤此山川之德也今枯旱
三年如焚如燎禾苗大無喁喁嗷嗷民命已迫
府使實主四境之內山川屬我其神能與我相
感府使躬執牲幣巫伯號舞而祈雨已積日矣
冀以誠心感其氣府使有誠山川有神歆我潔
誠惠我甘雨滋我百穀下民是依永有馨香之
報

埋東都童子文

三年春大飢東界陟府南數郡為尤甚而南方
飢民至者且六百有童子自慶州來者憔悴寒
乞持父祖族圖自言非傭隸云吾憐之撫而留
之食賑濟月餘死問之舌下生小舌不能言而
死云憐哉憐哉其飢可賑而其死不可救亦命
也為之具棺埋之南山側官道傍立標其上收
其所持書與族圖授官直奴勝擇有求其標而
問之者至與之因為食以慰其魂魄嗟呼嗟呼
鬼無所歸曰厲府厲在北津海上每清明中元
冬上朔用小祀以享無祀者鬼永有飲食

童子死後或曰本陝川人云初童子來時從
一奴云今死後其從者自稱同伴人乃諱其
為奴而并諱其鄉耶

諭鄉約文

周禮教典保息六慈幼養老賑窮恤貧寬疾安
富施教十二以敬則不苟以讓則不爭以親則
不怨以和則不乖以辨等則不越以土俗則不
偷以刑中則不競以恤則不怠以節則知足以
能則樂事以賢則慎德以庸則興功篤之以孝
友睦姻任恤之行糾之以不孝不友不睦不姻

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之刑正歲懸象讀法徇以
木鐸以率其不服教者故謠俗之美稱三代之
盛今呂氏鄉約朱子增損凡四十七事殆古之
遺教朝廷憂閭百姓播告中外頒行鄉約之法
以補成治教甚盛舉也府使恭奉 明旨恐其
怠惰廢弛謹彙列鄉約要領表出國制禁典共
百有三事又添入陶山約彙申告父老約正父
老約正等皆思勉飭以率鄉黨子弟令謠俗不
亂亦父老約正之責也

置里社諭父老文

刻金

郊特牲曰立社示本也故禮運曰禮行於社而
百貨可極焉地不愛寶而無遺利也天子曰泰
社諸侯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皆置社百家為
群於是有里社社各植之以土之所宜木故古
者松社栢社栗社櫟社之名以此凡社其禮用
戊總祭山林泉澤丘陵墳衍原濕以祈百穀周
人以社之日卜來歲之稼問來歲之稼所宜也
凡水旱札瘥皆有禱於社事神明降祥錫福非
如佛氏妖妄淫昏之鬼也今令鄉約各置里社
一如古制每祀事既畢里中畢集以齒序飲以

講信修睦其於報本反始事神為人之方庶幾得矣願父老勉之

誌恠

氓俗相傳白頭翁謂之太白之靈太白祠遠近禱祀以為吉凶立應前有太守死者數人皆曰白頭翁為祟人心尤畏忌或曰夢見白頭翁者皆死無此理設有之人心正則鬼神服風俗事淫祠多用血肉之祀與妖作恠此借血肉生氣為妖也古人曰人心聚則有神人心正則其神亦正妖孽不在神在人蓋風俗信鬼神

退牛

遠近爭事太白之神凡祈禱災厄者必獻牛於祠下祝言畢即起不顧而走顧則以為愛牛鬼神不享牛畜滿祠山下人殺食無災謂之退牛官府聞之定監考日納於官邑人厭牛今有山僧冲學焚其祠妖祠乃亡因無獻牛之事監考亦廢

烏金簪

烏金簪舊遠蓋不知其始而每年五月五日聚羣巫大祀三日戶長主之必先祭大禁戒行旅

不宿死者不哭定掌祀者數人爭傾財以為受
福不敬則歿咎立至莫不畏事之官府莫禁府
使丁彥璜禁其祠因閉簪於石室

誌壽

鄉老朴芘朴芘兄弟皆百歲而芘百有五歲友
愛兄弟同財而不分芘有三子皆至眉壽三勿
吞有百歲媪彥之百有四歲今 上二年問九
十以上者賜紬一匹米二石魚腊十束龍化海
上老媪年百有三歲能行步無杖問之性好慈
仁與人爭云

誌行

北坪孝子金謙母得惡疾燒指以進母病遂愈
父喪廬於塚下每上塚悲號戾蟲為之哀鳴不
去鄉里皆稱孝子之感

百姓金光潤年七十其母九十有二常有柔色
以悅其母出遇甘旨則懷而供母若孺子之戀
慈母也
交柯驛吏金德齡者年老無子飢寒無所托其
奴石卜日為傭取其直供其衣食至誠不怠鄉
里義之

鄉吏金彭齡一族爭訟有金重鑑以諸父不爭
問之謝曰羞恥多於所爭不為也善乎一言而
喻人如此哉

誌古蹟

孟防有埋香岸其誌曰天元至正二年高麗忠
宣二年埋香二百五十株三陟縣尉趙臣柱云
我 莊憲時海西出秬黍命詳定律度量衡正
統十二年十二月鑄銅尺府有頒賜尺藏之今
布帛尺三分弱

誌候

東界風氣絕殊或冬日多溫夏日多寒或白日
昏霧閉塞或一日之內風陰異候或東風有雨
則嶺西無雨禾穀東風則實西風則枯海上無
子規多鴝鶯

東海東南北無際常多大風波浪拍岸十丈惟
西風海靜然厲風則海動或無風波浪俱謂之
海惡

誌異

太白頭陀東產異桑宜弓材不宜養蚕葉大如
掌其實三寸道家言東海三寸椹此也

太白絕頂產異卉葉如嘉草根如葱大而紫色
食之令人不飢

西樓巖石間產韭爾雅曰藿也或曰草鍾乳益
人

五月食翠鳥號曰山鳩五月下子

真珠觀西軒巖上見秦椒似椒而大黃黑色味

有椒氣令人耐老通神

三勿吞出瑪瑙冰洞出琉石滑石

太白山產紫檀蔓生栢窮苒

蘇瀚源石竇深入得石鍾乳

新元有

誌產

太白參蜜北津八梢陽野海上皆石岸藿鮫魚
廣魚魴魚黃魚赤魚紫蠚紅蛤產陽野者佳

誌勝

五十川發源於虞甫山東流入海盤回為五十
瀨至東山峽口有雙石劔高各千尋其下深巖
赤壁皆山水奇處虎溪北崖山石峭絕臨深瀨
脩潭其上曰鳳凰臺東臨大海西俯邑居層城
雉堞間觀樓臺又有高柳長堤三月烟花滿城
樓觀見州誌

虞甫西黃池穿川為洛東源

德蕃召公臺有黃翼成公功業碑海晴望鬱陵
島晴峯白沙風便一日可到云

凌波臺在楸岩東海祠場南海岸皆奇巖白石
嵯峨石上有車轍牛迹萬頃臺在楸巖北沙岸
十里青松前有大川入海其西遠村郊墟又其
西望頭陀列岫

府屬移壇狀

府屬舊壇在府址海上無人之地十餘里外地
勢褊迫壇壝不成燎瘞無所凡登降奠獻之節

禮式乖儀誠意隨懈不稱齊敬祀神之意比年
多疾疫札瘥之災其咎未或不由於此謀欲擇
地更置既卜地於府北北亭山下地勢平坦不
洿不下壇壝門陛可准律令行禮之際亦不患
儀式之乖違然後降祥錫福可望於神理祀事
禮重不敢擅便敢此具稟

乞山田免租狀

本府在窮海之隅本無諸衙門屯田慶山谷岩
嶮流民入作之田通一境蓋亦不多當查正未
畢適有出站事道路聞見勿論土民流民其山

田所起一一計日上冊云然則此事一行令民
失望怨苦滋起本府土地瘠薄雖豐歲猶不免
木實草葉之食而連值大無今年旱災又甚於
前年稻田全不移秧者半移秧後不穗者又半
節晚計窮之後入山耕種以資生利山下之民
又不耕山則無田雖深山之地歲易之田地勢
平易處皆屬見田崖谷間往往加耕入作處不
滿元田千百之一而八月霜降之後黍稷蕎麥
菽向熟者在穗皆枯民間失望實為遑遑本府
舊例凡山田不見於田案者稅入大同以補元

結為他邑所無之良規而到此公私俱無所賴
今一如他邑計耕收米則其中尤可寒心者崖
谷多石之地一日之耕不比平野半日之耕凶
年所收盈石為難一石之粟風霜所損殼中半
枯者春得五斗米誠難納官之數盡其所出猶
且不足而官家徵督又無已則其勢必至於流
離土民流民其急一也然土民不散則遷徙之
徒猶得一分依賴荒政所急亦當先主而後客
一如事目中所謂無身後無田役者外一切勿
論不然被灾尤甚之邑朝家已許陳灾者令土

民流民均被蠲免以示子惠之意狀 啓施行

鑿舟漕粟不便狀

東海風濤險惡舟楫之制與西南海不同鑿連
抱之木剝其半合為成舟不用危檣大楫乘波
出入以為漁採東海常多大風或無風波浪俱
謂之海惡海惡則漁採不通東海東南北無際
常風浪拍岸十丈惟西風海靜然海動則西風
亦厲而北風尤可怕往往漁採者卒然遇之舟
漂沒不知所之者有之若使西南舟艦當之舟
非不完且大矣而其摧折破碎舟愈大而傾敗

愈急大海舟楫之用東西絕異如此實東海無
舟楫也所謂東海之舟前昂後下尖上狀魚首
掛席丈餘與波出沒然合全木之完大者長五
六丈次三四丈重且堅漁人七八月水潦既收
二三月雪消日暖俱以農隙積日裹糧入山中
嚮鹽崖人鑿舟下山挽牛大者三十頭牽牛者
牛一人左右扶挽以防墜下者又不下數十人
山高絕險遠者上下五六十里舟愈大而山益
深勞力旬月拽下溪谷又必待五六月霖雨山
溪水漲乃始流下海濱如遇天旱溪潭水涸則

或經歲不下漁採之舟大者容載極不過五十石次四十石或三十石小者不言今當漕粟之急粟至萬石漁舟百漕運不過數千百石今戶曹所屬營屬諸郡縣之屬東界舟數未知幾許嶺東九邑邑有大小物力不齊以期限非列九邑令鑿舟多少或三四或七八或十餘以具百數設令官鑿十舟其拽下勞役又十倍挽牛三百頭丁壯五百人既竭一邑旬月勞費之力船雖具而不得霖雨水至則又下海無計春前漕粟勢不可及而抑恐本府以南荒政日急而大

太淳

後又加怨苦不堪南方未賑本民先散也

兩倉稷糶變通使宜狀

詢問父老傳說萬曆中大亂飢饉之餘大小板蕩得數年大熟收斂民間亂後始有倉庫蓄儲兩山田所出十之八九其中糶最為無用之穀而稷尤無實本府山海窮處高地瘠确傳海皆沙石不食之地不宜於稷嶺西深山之處霜隕常早五穀半熟稷最甚嶺西無稷而稷通嶺東西播種絕少謂之無稷之鄉亦可也水田稻苗之間有野稷雜生則去不鋤除一項之田稷五

之一或六之二九月稻未刈稷穀圻則自落不
得刈穫又其實甚微留穀一斗春鑿一升此實
穉稗之類非稷也然濱海之俗迨其求落穗穗
而收之盈石則償糴稷貴可知本府元數在會
計者糶三百四十八石零數糶五百四十八石
零數此外常平倉糶一百三十三石零數糶二
百二十一石零數常平之穀本耗之外元穀三
分之耗并八歲增贏餘將倍多於元穀之數其
無實而為民病者莫比之甚雖豐歲變通最急
而方值大無自二月分賑之後土民流民食者

大澤

日以益多今至五百八十三口麥秋之前為日
尚遠飢民至者又不止五百六百則本府蓄儲
哀愴而杆城移賑之粟雖至五百北運多船皆
在寧海回泊無期杆城移粟之事須待多船回
泊之後則其勢當在本穀已盡飢民皆散之後
將餓孳遍野坐視而不救常平糶糴一邊移文
一邊出賑以救方急之命不得少緩而其在元
會計者亦因此啓聞便宜變通事各別叅商處
置

糶糴事申請粘移狀

山海多石之處耕地實少五穀之生苟非土宜播種不饒而糶糴尤為餘外之穀通一境其種十不二三况大嶺之間霜降常早植穀半熟糶糴尤甚不成東海沙海海岸皆沙無沮洳旱濕之氣土地不宜於糶種亦不茂水田稻苗之間有野糶雜生則耘不鋤除九月稻未刈穗穗而收之盈石則償糶糶可知昔者大亂初定拮据收聚至今為倉庫積儲其中糶糴初不過些少之數積六七年歲增贏餘今本府元會計外常平糶糴合至三百三十石餘今雖連歲大

飢民情寧餓不願出受者無他所食無實而收實苦難故也此實稊稗之類粒米微細留穀一斗春鑿一升無用如此而既為倉穀上於會計流來已舊非一朝一夕之弊每春給秋納民情苦之無以為計或勤苦樹藝盈疇亦難其性好生稻苗之間播種則不茂事情如此而反咎稊稗收納則不敢多辦而四境之地遠者三日而至其間烟火之戶千百人人積糶於場散取已鋤之稊稗以准納倉之數每歲為常人情所及萬無此理七之所宜生穀不同如青荊無糶糶

北無稻必責其所無以均天下之積儲則周官
職方必不載九州五穀之所出今此二穀無產
而為民病者莫此之甚而年年元穀之外費耗
歲增至於倍蓰至於千萬粟愈多而弊愈甚此
不變通則其弊令民必至於流離以積儲言之
諺曰虛穀滿萬不如實粒百十與今日此事正
相類也前日論報實出於民瘼之所急而不計
出米之數徒以為以麥易稷則民情不但不從
又從而怨嗟方此飢饉之極恃以為命者麥也
一朝罄盡於食稷之償數則到此民生困急反

甚於麥前此決不可為也今麥熟之後荒政少
緩此後更無白給之事待秋成從民所願易之
以他穀一依其出米之數則無怨於民而亦無
所損於倉穀也

記言卷之三十七終

記言卷之三十八東序記言

西厓遺事

公諱成龍字而見姓柳氏其先豐山縣人郡守
公綽之孫觀察使仲郢之子也少聰明博學初
見李先生於陶山李先生曰此子天之所生也
二十三選博士弟子三年擢大科補承文院正
字選入翰苑我 宣祖二年也上疏言 仁廟
紂延恩非禮事 上從之以賀聖節書狀官如
京師公賢而習於禮儀太學諸生聚觀者數百
人公問本朝名儒相顧言王陽明陳白沙二人

公曰白沙見道不明陽明主禪學皆不如薛文清之正學有一生前曰士失趨向久矣公能正之吾道幸矣及序班引僧道二流立之前列公曰冠帶之列縱有官不可以道釋在前鴻臚官大慙即卻之後列廷中大驚後入玉堂常侍經幄上甚重之尋賜暇湖堂由天官佐即還拜修撰故相李公浚慶臨卒上劄言朝廷朋黨事為他日難救之患云應教珥怒上疏以為媚嫉上方柄用珥時議多趨之者議追奪官爵公不可曰大臣臨死進言不可則辨之而已請

太

罪則傷朝廷待大臣之體其議乃止丁丑仁聖大妃登遐禮曹以為上當行暮年之制公曰明宗於仁宗繼統之序有父子之道焉上當從嫡孫父沒為祖母持重服之禮也力論之 上卒從其議己卯以直提學陞密直銜改吏曹叅議庚辰遷副提學上疏乞歸養上許之適尚州牧使缺特拜之上曰使列邑取法也明年以副提學召之冬無冰上疏陳十事一答天心二嚴宮禁三立規模四整朝綱五用人才六杜倖門七養廉耻八戢奸濫九保民生十

振士風壬午由大司諫拜右副承旨 上特拜
都承旨以詔使將至導相須得人也有是命詔
使至見公在 上前禮節甚嚴為之稱嘆賢之
上賜錦袍特拜大司憲癸未尼湯哈寇邊公以
副提學上籌邊五策一杜禍源二定戰守三審
虜情四給餽餉五修荒政時朝議大乖相攻擊
至此益甚公不樂於朝且以老母乞歸養秋連
拜咸鏡道觀察使大司成皆辭以老母冬拜慶
尚道觀察使上疏力辭 上曰此人賢有才以
老母故不能召明年以副提學召還連辭不許

陛拜禮曹判書又力辭 上曰古人於其臣有
臣之者有友之者有師之者予以朋友待卿云
於是申孝弟禮讓勸諭館學諸生頌鄉約于八
方 上命選擇駙馬母避李姓盖有屬意者也
公曰禮不娶同姓為遠嫌也劉聰納劉殷女為
妃其所出絕異綱目曰犬羊雜糅唐昭宗以李
茂貞子為駙馬此受制於強臣不可為後世法
也事遂寢徐益上疏假人之言指公謂巨姦云
上下御札曰觀其人聽其言使人心服何物膽
大者敢為此言也公乞退疏五上 上終不許

公去意益堅因請告歸連上疏乞解官累召皆謝不就戊子以刑曹判書召還兼大提學連辭不許己丑以大司憲復為禮曹判書冬有上變告鄭汝立事獄事起士大夫多連累公亦出於罪人書乞罷仍上疏自劾上優答之特拜吏曹判書尋拜右議政賜輸忠翼謨光國功臣號封豐原府院君上嘗從容言汝立事仍問廷臣有先見者誰也公對曰臣有亡友李敬中嘗言其不可用反被擗殞坎軻而死上曰排擯者誰也曰臣忘之在史官上問史官掌令鄭

仁弘持平朴光玉也命奪削兩人官爵仁弘方有重名以為沮陷深怒之辛卯命兼吏曹判書公辭曰於古無此事他日或有專國柄者以臣籍口者國家無窮之害自臣身始也上不許尋陞左議政黃允吉奉使日本還其國書有曰率兵直入大明云云公曰當具奏大明領議政李山海曰大明若以交倭責我當何說之辭也不如匿之公曰使价交往有國之常事成化間日本因我求貢於中國我即奏聞又降勅回諭古事如此今不以聞倭有犯順之謀而由他國

聞之大國疑我必深且於義不可即白 上具
奏時福建人有被虜在倭中者已報倭情如此
而琉球亦遣使上聞而我使未至中國果疑我
貳於倭也我使至則帝大說賜賚之甚厚 上
令備局諸臣各薦將帥才公薦權慄李舜臣皆
在下僭不甚知名舜臣嘗為北邊萬戶討叛胡
功多無推挽者十年不調即以井邑縣監擢拜
湖南水軍左節度使申砬李鎰皆 上之所重
請以鎰先出邊以備寇兵曹判書洪汝諄以為
鎰不可遣壬辰倭大舉連陷金山東萊列城大

潰更無可恃者報至中外大懼公白 上洪汝
諄掌兵柄事急不知所為將士多怨適之以金
應南代之又啓 上以鎰為巡邊使成應吉為
左防禦使趙倣為右防禦使分三路以禦倭劉
克良邊璣為助防將克良守竹嶺璣守烏嶺砬
以為鎰以孤軍赴難欲自行以為聲援 上命
為都巡邊使臨遣賜劔曰諸將不用命者斬之
命公兼判兵曹治兵事臺諫請令大臣為體察
使檢督諸將公遂有體察之命公將行募勇士
得八十人砬募士無一人應者砬怒色見公請

為副以從其意蓋怒武士無從已者也公即以
所募八十人與之砮乃行賊已陷尚州鎰敗走
砮至忠州賊已踰嶺而砮多暴怒人無言之者
急然後乃出兵至江上欲走賊乘之陷後不出
時司僕掌馬者與首相耳語去而復來見者頗
疑之都承旨李恒福書立馬永康門內示公然
後乃知內間出狩之意已決於是臺諫劾首相
誤國之罪宗室大臣皆言固守勿去及砮敗無
報急者 上遂西幸公請 上分遣王子諸道
使召兵勤王命公守京城李恒福啓 上曰

上西幸盡塞則大國之境柳成龍通敏博達善
於詞令酬酢非此人不可請從行 上從之以
李陽元留守 上至臨津召諸大臣同舟而濟
上顧謂公曰幸而國家中興當賴卿耳次東坡
驛召見大臣李山海尹斗壽及公侍 上拊心
嘆曰事已至此予將何往諸臣皆泣不敢仰視
李恒福曰且進至義州勢窮力竭可赴遼於帝
公不可曰車駕出疆則朝鮮非我有也恒福猶
力辨之 上曰內附亦予意也公又不可因厲
聲言曰東北諸道兵馬尚全湖南義兵大起何

遷論此事然後怙福始悟默然公退而語李誠
中曰為我語李承旨何言之易也裂裳裹足縱
死道路特婦寺之忠人心一散難可復合云至
開京李山海罷相公為領議政申礫白 上曰
山海罷相某不宜獨免公即日罷相至平壤復
論竄山海而以公且罪均將并論之李怙福語
副提學洪麟祥曰此百代之望也公苟不盡力
於此者吾自此絕矣麟祥曰諾亦吾意也遂入
而大言之其議乃止時賊已薄平壤 上命公
叙用即受命應接大國將士來者無預兵事鑑

助於尚州竄身山谷追至 行在所鑑素有威
名雖奔敗而至聞者皆喜鑑至公言左相尹斗
壽急遣鑑守江灘時有車駕出避之議公不可
曰前阻大江人心不散莫如堅守必有王師助
我可以制敵尹斗壽亦言守城便城中已擾亂
奉廟社主先出城城中男女皆發憤罵詈曰宰
相竊厚祿誤國敗事又魚肉我百姓爭執兵刃
縱擊之神主墮途中擾亂及於宮門在朝者皆
失色起立公立於階上招父老諭語曰汝等竭
力死守不去固忠矣不可驚動宮門不戢者罪

當無赦亂者即棄兵叩謝皆散去李恒福私嘆
曰東坡奏事柳相國嘗以易言責我我當時不
覺也事至此然後乃知先見服人云 上駕將
出議者多言北行便公固爭曰 上西行本欲
賴大國之力以圖恢復今既請救而我深入北
關於義固不可北行之後為賊所阻勢窮地盡
將北走胡乎計無失於此者也 上遂出寧邊
至義州上戰守十策時中國疑我與倭連誅遼
東移咨方責我語公上疏曰中國疑我者非一
而又我有七失臨亂不急報變一也不早乞兵

二也漢兵探我者令困之而返三也既乞兵無
兵食四也漢人求我嚮導而無一卒立於前五
也 乘輿所止無兵衛之備晏然如平日六也
國勢危急而氣像徐緩事多後時七也此皆來
人之疑者也請令該司登時速報明白自陳甚
善時北路已陷而叛民縛王子諸臣以降六七
月副總兵祖承訓以五千兵來援 上念公病
篤使尹斗壽治兵食公請自力曉諭百姓發三
縣粟數千又南方漕粟至館穀供具既備承訓
攻平壤不利而退公仍留安州以鎮撫百姓且

待後軍之至十二月拜關西都體察使提督李
如松以精兵四萬至安州公請見以平壤地圖
指示形勢提督大說曰賊在目中矣先是我被
虜者受賊厚賄探報我事殆無遺公得首謀者
按問其僮數十輩皆斬之以故提督兵大至而
賊不知也提督召我兵合六萬人正月克平壤
賊大敗行長義智玄蘇急收餘兵夜遁去公令
海西諸將邀其歸路急躡其後諸將皆不出惟
李時言踵其後亦兵少不敢逼賊已過矣 上
命公為忠請慶尚全羅等道都體察使提督進

兵至坡州聞副揔兵查大受追賊至碧蹄戰小
利領千餘騎馳赴之敗折而還即趨開城公爭
之曰大軍一退賊勢益強遠近驚懼請少留觀
釁而動提督佯應曰諾即跨馬還至開城諸營
悉退提督聲言清正自咸興將襲平壤急還軍
以救之且令我兵在臨津南者皆渡江拒守公
遣從事辛慶晉見提督言不可退兵者五其一
先王墳墓皆在畿甸陷為賊所義不可棄其二
奔竄遺民日望王師伐賊今聞退兵無復固志
相率而歸賊其三將士方倚重王師以圖興復

大軍一退人心怨憤皆思散去其四封疆之內
尺地不可棄其五兵退之後賊乘其後臨津以
北亦不可保也提督默然諸將士知提督意以
食盡請旋師提督怒召公及戶曹判書李誠中
右監司李廷馨跪之庭下而數之公權謝而已
因為之慷慨泣下提督有悔色陽怒其諸將曰
不滅賊不還諸將皆頓首請罪令副摠張世爵
見公慰之仍論兵事湖南巡察使權慄率精兵
數千克倭於幸州提督方與倭連和聞戰勝大
驚號曰權家軍而心實憚之公令權慄軍與巡

太尊

邊使李濱會於坡州據險守之又令防禦使高
彥伯李時言助防將鄭希玄朴名賢及諸義兵
分左右守要害出沒擊賊召舟師將李蘋丁傑
屯西湖以分賊勢倡義軍亦以舟師至移書王
必迪言賊方據險未易攻大兵進至坡州躡其
後選南兵精勇出漢南乘賊不意擊破諸賊城
中賊歸路阻絕必走龍津因以大兵襲之可一
舉而盡矣必迪大悅陰使人覘賊城中賊尚強
餘皆羸疲寡弱可易破也提督北將忌南兵有
功沮其謀使不得動查大受報公曰賊方有謀

必欲得查柳二將欲退陣以自備公曰賊畏大
軍在後徒以虛辭恐我耳必不輕來犯我不動
還報則喜曰賊縱來我義不可獨去云時兵革
已久民不耕種聞公駐軍東坡飢民至者日千
百南方漕粟適至即啓 上出一千以賑之慶
尚右監司金誠一報云兵革之禍嶺南最甚請
移粟賑飢即移南原粟一萬賊自知勢弱始請
和提督得報遂還開城遣遊擊沈惟敬約還二
王子退兵釜山然後乃許公曰義不可許不如
擊之提督佯應曰善實無闕心又遣遊擊陳弘

太淳

謾入賊 過坡州令入叅填牌公不聽提督聞
之大怒曰旗牌 天子之司也何以不叅當行
法撤兵公與元帥金命元詣軍門上謁提督怒
不見良久乃許公前謝仍曰非不敬旗牌其側
又有牌文禁我殺倭心痛恨之不敢叅拜提督
有慙色曰此宋侍郎為之我實不知云數日遣
遊擊戚金錢世禎來言許和便公執不可兩人
者既去公移書曰賊誘我求和者三小邦危急
而終不許者寧死不辱一國之人忘讐釋怨與
賊俱生無寧擊賊而死於軍法云及提督至東

坡驛公即就問起居提督不見謂將命者曰柳體察使不快於我亦問我耶秀嘉既與提督得和憚我躡其後潛師夜遁提督即入京公請於提督急發兵追躡之提督詭言曰大江無舡不可渡公已急收艦八十艤待之久矣提督不得已遣營將李如栢率兵萬餘追之至江上若渡兵者兵半渡稱疾迺還經略宋應昌佯示伐賊意令提督促兵追賊賊去已數月矣提督追至聞慶而還經略已令我兵禁不得殺賊賊遁還我兵亦莫敢出賊據海上蔚山東萊金海熊川

劉綎

巨濟連陣十六屯皆依山築城據壕為久留計劉綎吳惟忠李寧祖承訓葛逢夏駱尚志王必迪等以萬餘兵環四面相距我兵元帥以下諸將皆聚於宜寧於是賊乃遣還王子諸臣未幾劉綎以大兵歸公啓上曰王師不可恃也請治兵教鍊以為自強之計云云選丁壯遣浙江叅將駱尚志所得火炮狼筈鎗劍諸兵械令傳習之身至嶺南治兵事九月召至行在所十月從上還京京城殘破百司依於墻壁加之以飢饉盜賊多起人心危懼公白上置訓練

都監發萬餘粟募健兒數千教鳥銃刀鎗之技
置把總官以領之分番宿衛人心乃定尋拜
領議政大明以我衰弱有分割易置議給事中
魏學曾上本言之兵部尚書石星持不可行人
司憲來蓋勅諭我且令觀屬國事也其勅書曰
朕待屬國恩義至此王其自治之朕不為王再
謀也 上召見公曰久知若此者恨不早避也
明日見行人當言傳位事卿之才以予之故不
得有為良恨公對曰勅書令勉厲之耳 上何
為遽出此言也臣冒居三公位使國事至此臣

罪萬死明日事大不可敢以死請後 上見行
人言病不任國事欲傳世子行人許諾又曰
柳成龍忠硬仁義薦信東征將吏無不悅者王
得賢相云時戒遊擊在京至行人所言甚密夜
夢見公屏左右取紙筆書六七言問之其一
上傳位事也公驚愕起立書之曰公讀天下書
知古今事博矣小邦危急至此而又於君臣父
子之間不能善其道者促亡國之禍也遊擊曰
是是即以其紙焚燭火而止明朝公率百官呈
文行人所力陳 上無失德事又夜遊擊語公

曰行人意大回矣及行人見 上禮節益恭及
歸又移咨勉飭殊甚又以劄付付公有曰再造
山河云行人未至經略宋應昌嘗以劄付授伴
臣尹根壽曰歸與國相公拒之曰經略公言國
事嘗移咨於 上今無咨而有劄付其所言非
國相所宜處者也十二月湖西賊宋儒真傳檄
劫略而北人情恟恟 上命公入宿禁中公辭
曰如此令人心益驚 上曰卿不念武元衡事
乎一夕甚寒 上令內豎覘公深夜明燈閱書
還報 上命煖酒以賜之賊既見擒公治獄平

累代以來訊杖漸大公白 上一從大明律尺
寸人無濫死者甲午上劄言固本節用積儲選
兵教訓累千言且請計田量入令諸司凡貢物
方物皆計物定價令有司供買以其餘補軍食
皆以為便而有沮之者不果行中國以為賊持
久天下兵力不可窮因賊請款許之令解兵便
宋應昌被劾去顧養謙來代至遼東遣叅將胡
澤以劄付責諭我以屈己自強以為言且令我
為倭請封廷議持不決督報甚急公病肺痿不
視事逾月乃上劄曰當具陳賊狀以聽大國處

言言卷之三十一
分贄倭請封事決不可從又條上戰守便宜十
一策請令兵曹專任鍊卒廣收人才令内外文
武重臣各舉所知勿拘貴賤又上軍國機務十
事乙未置松江屯堡又上劄陳防守便宜有儒
生羅德潤上疏言己丑冤獄事公請大釋囚籍
如鄭介清柳夢井李黃鍾最甚伸理 上從之
九月乞解官歸見老母 上不許尋賜暇歸即
復召為京畿黃海平安咸鏡等道都體察使教
閱戎卒丙申帝遣李宗誠楊方亨封秀吉為王
而沈惟敬素與倭往來彌縫惟敬亦從之令我

遣重臣偕往朝廷不知所處公曰賊反覆多變
計窮則欲自免而歸咎我才可知姑徐之先以
書責問得其報便 上從之惟敬督之不已令
其伴臣黃慎遣行及李宗誠自倭逃歸京城恣
恣不宥張榜曉諭以鎮之時有讒言 上令羣
臣聽政於東宮公率百官伏閣逾月 上乃許
仍上疏乞歸 上以手札諭之令毋去也楊方
亨沈惟敬回自倭秀吉受封不謝行長清正復
屯兵如前聲言王子來謝然後解兵云惟敬既
復命得罪而復大出兵軍門邢玠經理楊鎬大

將麻貴提督劉綎董一元總兵楊元各率衆討
倭水軍提督陳璘繼至經理鎬提督貴領五千
騎在京城合我兵為七八千人水兵統制李舜
臣大敗賊於瑯島軍開山連破賊賊患之丁酉
賊令間誘我曰清正方渡海以舟師邀之可擒
矣蓋覘我也舜臣知其詐不聽節度使元均忌
舜臣功高以為不肯進兵舜臣不得已出兵清
正已下海矣舜臣公所拔擢誚公者尤以舜臣
為言 上怒置法而將以元均代之公力爭以
為均必敗果大敗均走死湖南大陷用金命元

李恒福計復用舜臣楊元大敗於南原賊棄勝
至稷山經理擊破之與麻貴率兵數萬追至蔚
山時賊敗於稷山清正屯蔚山行長屯順天沈
安頓吾屯泗川劉綎攻行長不利董一元又敗
於泗川經理攻清正奪其外柵久圍不利舜臣
集破敗餘衆與陳璘遇賊於南海前洋大破之
行長安頓吾皆遁去沿海諸屯賊各退兵舜臣
死於洋中賊大折無西意實舜臣力也公自受
任以來 上傾心用之媚嫉者日夜毀短之令
上心不快於公也 上命公出師禦倭公受命

即行或曰方賊急都城騷動而其出師先以家屬自隨人心大潰云 上大怒大司憲李憲國歷舉公及諸大官家屬所在某在某然後上意乃解召公以所領兵入衛至者數萬上出江上望見軍容甚肅大悅益倚重之初經理楊鎬帥大軍南下公先出嶺南調兵食經理既至公上謁經理已信讒不見有不悅狀從者失色公不動念大事不濟具啓經理所為不相能請代 上不許尋召還後經理還京公與李恒福議事有衙門譯來謁公具言衙門事請為介欲

交權諸將公正色曰非公事無私交譯不敢復言李公退而語人曰士臨利害當如此戊戌主事丁應泰劾經理鎬剝卒多怨掩敗為功與軍門監軍共為瞞上 帝大怒遣給事中徐觀瀾同應泰抵王京閱實經理免歸河南萬世德來代之 上追思稷山之戰欲遣大臣一人為經理卞証 上意蓋在公而以外多事持之卒遣左議政李元翼至則應泰又証論我與倭通壬辰要犯遼東反受兵云 上憤憤不快言避位事不臨朝數日公率百官爭之持平李爾瞻

首劾公當卞誣事不請燕行以感怒 上心而
執柄者又陰令其客數輩上疏斥之以為士論
仁弘素深怒於公其客文弘道為正言詆誣萬
狀專以主和為言公連上劄引咎自劾既罷相
尋又削奪官爵右議政李恒福上劄曰前臣奉
使南方見賊勢盛強我財匱民散無一可恃守
國禦寇戰守和三者而已今既不能戰又不能
守下此則聽其求和而已臣嘗與體相臣某言
此事以此罪成龍則次第鋤削當及臣身仍謝
病大議政元翼還自京師上疏曰柳成龍守正

不撓憂國不私家其心可悲此人斥去謂之親
厚而斥之謂之異議而斥之士類斥去無遺非
國家之福也遂稱疾已亥六月 命還職牒三
司復論之庚子十一月又有職牒之 命後月
以 懿仁王后葬禮從郊外哭班即歸明年八
月貞敬夫人卒其十二月始有叙 命壬寅選
廉謹領議政李恒福以公名置選首顧同列曰
此老不可以一善名特洗鄙塢之誣耳此弘道
詆誣語也癸卯服闋復府院君公上疏仍乞致
仕甲辰策扈 聖元功公上疏乞除名錄券將

圖畫功臣畫工至公以辭切謝遣之乙巳會盟
禮成下教書賜銀絹乘馬令本道遣長吏致食
物 命給奉朝賀祿公上疏力辭凡三召皆謝
不就丁未五月公卒年六十六前夜起坐如平
常誦洪範公病中 上嘗遣醫視之朝則與訣
曰遠來勤苦無以報 上恩仍謝客曰欲安靜
歸化耳命侍者整席堂中北向正坐而沒有遺
言君道八事又遺戒薄葬計聞 上為之輟朝
三日賜賻吊如儀士大夫相率而為位於城南
舊第哭之如親咸都民皆奔走會哭罷市四日

曰微公吾屬已無類矣其七月以禮葬于豐山
縣壽洞南向為封會葬者四百人後為之立祠
於屏山公身都將相受命傾覆之際見義明臨
事正盡忠不辭難考其行事終始要歸於道德
之正公可謂有德慧術智而文之以禮樂者也
自朝之耆老以至宿將舊吏莫不曰相國之忠
而其竭力周旋能扶顛持危終使王業再安生
民父子兄弟相保至今媮衣甘食安處樂業其
誰之力也公通敏博雅為文章尤長於詞命所
居樂西屋絕景自號西屋

梧里李相國遺事

梧里李相國諱元翼字公勵梧里別號也我
恭定王子益寧君移之四世孫也益寧君生秀
泉君貞恩秀泉君以高節聞事在秋江師友傳
秀泉君生青杞君彪青杞君生成川君億載成
川君好文學博雅通於五聲律呂之變成川君
於公為皇考妣東萊郡夫人鄭氏監察錙之女
也 明孝肅皇帝嘉靖二十六年我 恭憲二
年十月廿四日公生於漢陽之泉達坊嘉靖四
十三年我 恭憲十九年公年十八補國子生貞

大序

後五年 孝莊皇帝隆慶三年我 昭敬二年
及第選承文院由正字至博士性簡正不喜交
歡來違常獨守非公事不出人莫知也惟柳公
成龍知其賢心敬之萬曆元年轉成均典籍以
質正從聖節賀使權德輿如京師廉潔無私臨
事慎重一行皆敬之明年由禮曹佐郎選授黃
海道都事時方籍兵諸道皆以都事掌之事簡
而文不煩三年而竣事無一人有罪者幸免而
無罪者得罪稱神明入為司諫院正言朝廷稱
得人戊寅入玉堂壬午由應教為同副承旨癸

未授左副都承旨朴謹元力攻朴淳李珥有河
洛者上䟽論政院擁蔽洛先已上䟽右兩人者
而未及蒙准上達洛復上䟽言之政院啓事云
云 上甚怒欲罪朴謹元與同列秉筆者問政
院成洛恐懼不敢首實公曰啓事初非一人之
言不可歸罪於一人終不對 上並黜之朴謹
元竄江界公既罷五年不復用丁亥始有安州
之命州本關防大邑始凋弊又大飢選擇任之
選曹以為其人無出公右啓 上特起廢遣之
公至州請移粟萬餘以賑之亦播種有餘又大

太淳

穰百姓樂業山無盜賊防守四番更六番以寬
民按使尹斗壽上其事定為兵制州舊無桑公
勸民樹桑蚕績大利因號為李公桑云 上思
其久勞召為刑曹叅判辛卯為大司憲論己丑
冤獄左相澈江界安置壬辰之亂以吏曹判書
兼平安道都巡察使先行 上遂西幸五月
車駕至平壤數日賊已薄平壤 車駕向寧邊
公及諸將兵合三千人留守平壤時元帥連敗
慙無功下同諸將無所統領公曰號令不專者
兵必敗元帥國之重任不可以摧折先自輕以

取敗也公先下之以奉軍帥元帥心然之自此
軍中始有統領賊日耀兵江上而官軍不敢出
公與別將高彥伯文慎言率戰士數百夜渡江
斫賊壘殺賊甚衆奪戰馬八十匹賊大驚搏戰
所殺傷且相半明日賊乃渡兵薄城下諸軍皆
潰公至定州募兵諸散卒始集 上命公進正
憲仍為觀察使兼行巡察使事公患無兵啓
上巡行龍朔間募戰士得千餘人朝廷已發兵
遣戍遂詣 行在所謁 上受 命還定州時
七路皆不守惟項江以西獨全公鎮撫百姓鍊

養士卒以為根本之固時 世子駐成川監軍
國事有守令差除與朝廷相抵牾不相能公具
狀分朝言事體不可亦力言於分曹皆不省其
七月還軍順安時天兵會我兵擊平壤賊不利
我兵環平壤諸將李蒼李鎰朴名賢高忠卿張
以德金應瑞李思命崔琛李祿金夢淵金海龍
鄭箕南林仲樞李應懈李璲等列營屯兵僅數
萬人八月與賊三戰皆不利明年正月提督李
如松以精兵四萬來連我兵伐賊大破之遂復
平壤二月 車駕至永柔以公久勞兵間特加

崇政時京城賊合西北倭數萬提督心易之輕
兵薄之敗折於高陽遂斂兵不出與賊約和賊
乃撤兵而南仍留屯海上十月 車駕還京公
在西治兵滿萬乙未 上下教廢諭進崇祿六
月有右相之命無慶尚全羅忠清江原咸鏡平
安等道都體察使連出巡 上念公勞瘁令開
府京城公辭曰臣在朝專制四方事體不可八
月巡行南方開府星州當殘破之餘庶事潰裂
號令不行諸節鎮驕悍違令者皆杖之軍門都
元帥權慄關東觀察使宋言慎違令不至皆啓

亥手金元有

罷之軍門肅然賊聲言舉兵復入中外絃絃大
嶺以南地險隘多阻賊盛強而我兵力寡弱於
是大修諸山城為保守計江左右絕遠事機多
不及分左右監司丁酉賊復益兵臨我而詒我
令我列舟師於釜山前洋欲觀我虛實統制李
舜臣不聽用事者以為誤事舜臣以罪去公啓
上曰此人得罪大事去矣 上且問於公復極
言之未及上元均來代之非 上意也均果敗
亡走為賊所殺然後 上復用舜臣以破敗之
餘身勤苦撫循士卒兵威復振公至閑山計事

登臨望海大享軍士軍士踊躍思奮舜臣曰令將士忘死者相國也仍嘆之曰我為將在外讒疑當道相國專用吾計今舟師粗完非我也相國也遂與賊戰於南海前洋大破之舜臣死於軍中於是諸城事未完戲事者爭言城不便人心思欲散去及賊乘勝壁堅最要害而右節度使金應瑞佯言野戰棄城之諸城大潰黃石守將亦夜毀城遁去安陰縣監郭趁前咸陽郡守趙宗道死之惟義兵將郭再祐堅守火旺獨全時帝再發南北官兵十餘萬人征倭公在軍

中疾甚上召還至陰竹賊連陷南原全州京城戒嚴又有命留公指畫軍事尋召至京經理楊鎬既攻賊於稷山追賊至蔚山久圍不利旋師戊戌經理鎬為主事丁應泰所彈劾萬世德來代之上遣公為經理卞誣應泰又誣論我事倭壬辰引倭要犯遼東反受兵云云公曰一日不卞一日蒙惡名於天下日訴六科給事中都察院十三道御史都御史皆曰丁應泰奸邪小人云又呈奏于通政司叩頭出血又伺閣老於長安門外乞上奏閣老揖之曰言于通政

司上奏通政司曰陪臣不可上奏蓋丁儻沮之也又令促發不得已乃發還正言李爾瞻攻擊領相柳成龍朝廷擾亂在朝之士持公議者無遺斥去己亥二月公既復命上為之勞慰曰血誠陳卞勞亦多矣公辭謝乃上疏曰柳成龍庶介守正不撓憂國不私家其心可悲此入斥去謂之親厚而斥之者有之謂之異論而斥之者有之士類一朝盡斥恐非國家之福也仍辭疾時既渡海諸大兵皆集京城又有留兵善後之議事益難上責諭甚急公不得已出視

事復辭疾呈告十三上劄四上猶不許至四月乃許改判中樞九月李恒福適左相公復相有鄭榮國蔡謙吉者連上疏右洪汝諄任國老攻擊朝廷殆無餘力公上劄曰公議息滅朋儻成風國事日敗橫議肆行為朝廷羞辱極矣上愈不悅公請對曰人君聽言勿以八耳之逆順為喜怒則庶不為讒說之所移矣朋儻之害古亦有之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仍及洪汝諄任國老所為多無狀曰上不用臣言此輩終為國家患且不遠矣上曰人心已散賊情難

測域中之變亦難保其必無當此之時雖君子
盈朝恐無益姑徐之以國事為急善也公對曰
臣所爭正為國家之急也欲收拾補綴委任賢
能而反令此輩當國則民雖不散賊雖不來國
必亡矣上久不快於世子因不悅屢言傳
位事公對曰上春秋鼎盛何為出此言也臣
恐自此庶事解體也上不悅而罷於是攻擊
大起公出東湖既適相上以國家多事令公
及李德馨在備局疇畫公辭不出庚子四月鄭
琢適左相公為左相兩司合啓曰某力主邪論

無所不至云云上曰論人不可其實非但予
之不信人且不服左相賢相也捨此人而何以
哉公連辭不已上曰方待卿為政云云公終
不出歸於陽田里六月懿仁王妃薨公入臨
八月命公為都體察使兩湖嶺南關東兵馬
皆屬焉九月出巡嶺南州郡鍊兵募民置屯田
昌原蔚山東萊冬疾篤召還送標信符驗賜
襦衣以備道路苦寒辛丑老土攻殺藩胡我邊
將亦敗浚北邊請益兵以備胡八月復以公為
咸鏡平安黃海等道都體察使令開府關西治

兵馬公以疾辭 上曰惟當在京疇畫率勵三道公對曰如此無益也即出巡北關至永興由隘水至成川有報忽刺溫謀變我邊調南北官兵為救北計巡閱兵馬至黃州壬寅冊立皇太子領赦詔使來以西路多事召還二月在東湖疾甚 上遣醫視疾召卜者問命吉凶念江上多風撤御室擅簾以 賜之再上劄辭都體察使有大石自起立或自移東 海赤甲辰元日白虹貫日 上令公卿各言所欲言者公上劄曰益恢大度樂聞闕失嚴宮禁戢貴近以迎和

平之福振國綱安百姓以弭崩解之禍外侮可禦天災可消也時臨海君奴夜刺殺宰臣不能得捕盜發之大將邊良傑得罪領相李德馨言捕盜無罪 上大怒以故言及之時議定宣武功臣位次公當受封上疏辭無功請居從 上之刺 上愈賢之 賜忠勤貞亮劾節協策扈聖功臣號封完平府院君戊申鄭仁弘上疏罪狀領相柳永慶 上大怒寬仁弘于寧遠及上登遐柳永慶罷相公復為相 上大漸謂世子曰羣臣惟某可任大事予不能用優禮以

待示以誠意可以為用也以故光海初立首起
公及三司發臨海君事將鞠囚公啓 上曰三
司所謂鎗劔兵刃入臨海喪次云云者某日把
門衛卒無知者以單辭發問俱無證可覈遂稱
疾因啓以寬釋無罪極言臨海君貸死意三月
因傳旨又上劄曰 上嗣服之初首下求賢之
教可謂得為治之要矣仕進者廉恥勢利相為
輕重廉恥重者行有不合不求苟合勢利重者
經結口鑽刺干進無厭入君與干進之徒為國則
不終於殆哉易曰通入下之志然後能成天下

之務為治莫急於開言路然受言非難擇言難
忠言逆耳而難入佞言順耳而易入終使諂諛
盈朝國事日非而不自覺也能察於順耳逆耳
而取捨之則庶乎得矣朝廷為正路宮禁為私
徑正路易見私徑難卜古先聖王省躬祈天先
戒女謁開穢濁之端成貨賄之習其人雖微其
事雖細駭人之聽缺人之望則大矣願 殿下
肅清宮禁以昭清明之治今日之所事惟在
慈殿慈殿之所依亦惟在 殿下至誠承奉終
始無間至於諸王子之子子惇惇依仰於 殿

下者亦宜撫恤以篤恩愛云云光海令諸達官各以其職就領相議革弊保民之事於是所旬宣惠法始此 帝詔廣寧撫鎮以為朝鮮舍長立少臨海何以當廢光海何以當立遣查官查明得失又有郡縣朝鮮之議知州萬愛民都司嚴一魁來鄭仁弘以為斬臨海頭以示查官公能周旋其間查官報撫鎮具奏 天子准許冊封如隆慶元年古事仁弘有弟子鄭承勳者上疏力攻全恩之議公遂稱疾光海曰大臣重然後朝廷尊而國體嚴以全恩之議目之以護逆

劉黃孫十一

大臣因此辭疾自毀體面朝廷隨而不尊云云公猶辭疾益力光海待之加厚將親臨問疾有沮之者不果臨使御醫視疾而已己酉八月呈告二十三乃許遣相 賜米豆二十碩酒十瓶魚肉果物後數日又厚 賜之公上劄陳謝仍辭太醫視疾辛亥八月公復相光海所為益無道公憂之自以宗戚舊臣寧諫而得罪生 經筵講周書多方乃惟成湯以多方簡代夏作民主註民擇湯而歸之光海曰民叛亂擇君何如公對曰自百姓言之則龍蛇赤子惟在虐我撫

我人心離而天命去矣民相率而歸於賢君不可容人力於其間者也自成湯言之則聖人稱文王為至德湯有慙德則微意存焉臣之與民雖俱曰王臣分則有殊安有委質為臣而背而之他也仍論明德慎罰進曰君失其柄賞罰不行人心狎侮無所畏忌賢能不用私昵盈朝因緣付勢得官者皆是上引接臣僚之日絕少朝夕與處者宮妾而已内外交通下與朝政崇信左道妖妄瀆亂况女謁盛者殷湯之六責傳曰家齊而后國治宮禁者殿下之家也宮禁

如此何以為外朝之效也奢者惡之大儉者德之共人主雖當治平殷富之時不可侈然自肆况此時乎自兵革以來祖宗憲章蕩然盡矣初以羨法姦吏因緣為弊弊極則民不堪今膠守積弊不為之改易則塗炭之民不可救也保民莫先於節用用不節則傷財傷財則害民近觀虛文糜費皆上之所為戶曹無蓄積百司皆空雖日日加賦於民亦不能繼也人君處崇高之位其倉廩百官之盛禮儀文物之羨無一物不出於白屋飢寒之民人君見物思民則如傷

如保之念自生矣近者言事者相繼補外今日
言路阻絕職此之由也光海不答公因稱疾時
昌德宮成光海御法宮受羣臣賀有妖言以為
新宮不利於上將還居行宮正言鄭蘊力爭
忤上意當斥去公上劄曰昔之言者未還今
之言者復去雖有朝暮剥床之禍將不得上聞
也蘊竟斥出為鏡城判官遂還居行宮名行宮
曰慶運宮壬子有黃海道上變事公即出視事
方鞫囚疾甚命還家仍請辭乃許癸丑永昌獄
起永昌閉之江華陰令府使鄭沆殺之領相李

德馨上劄言幼稚無知乞貫之前弼善鄭蘊亦
上疏極言皆論以大逆公上劄言其心可恕請
寬之李德馨憂懣死鄭蘊旋義安置朴應犀者
謀逆自首當功賞公上議曰先朝有吉云節者
在濟州謀逆敗露自首於州官命誅止其身
應犀與云節同律光海不聽鞫囚日嚴遣史官
令以原任議獄而公辭不出以大內詛呪事命
頒教八道乙卯春公上劄曰詛呪之變事連
慈殿布教四方事體未安且道路傳說以為
太妃將不得保全位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

孝母子名位至重倫紀至大臣受國厚恩不得
不言光海大怒以為護逆三司請罪南以恭亦
為時論所深疾久矣以為縱吏並論之太學士
洪茂績鄭澤雷金孝誠等皆上疏言某忠直無
他意皆得罪而公付處洪川時東方大旱公至
而關東大雨謂之相公兩丙辰右相鄭仁弘上
劄以某不可投竄而止當鞫問云公謫洪川申
判書欽謫春川韓叅判浚謙被黜居西湖時議
以為三竄松江謀議有鞫問之議公遂杜門雖
親戚交友亦不見鄭襄陽曄過公排戶直入戲

大淳

之曰何若是懾也自及而縮彼如我何已未疏
放竄謫八十餘人列啓而其中或自遠竄移中
途或自中途放還者二十餘人公放歸田里居
驪上或臨江釣魚或鼓琴以自遣癸亥上既
及正公復相入謝都民父老望見公相慶曰李
相公至矣或涕泣光海既廢罪人皆已伏刑其
贖從者公皆請輕之如辛光業輩乙卯以死論
公而皆在減死之列不知者以為公避嫌公不
動死人財產功臣等既皆沒入公不可曰如朴
承宗柳希奮謂之屬公則可也謂之籍沒則不

可 上然之 太妃欲必殺光海功臣等皆曰
可殺公曰光海自絕於天其廢固當至於殺之
則老臣既已服事當自此去矣因泣下 上曰
當保全也或請復鄭澈官爵 上問公公對曰
澈或謂之君子或謂之小人今諸被罪者皆已
伸釋澈亦可釋已丑之獄澈實主之冤枉多死
人心至今悲之臣嘗為大司憲論此人 上曰
然則兩釋之以故已丑諸人皆復其官自中古
以來三公不坐政府聽國政久矣及中興功臣
等皆曰復舉都堂故事公曰不可中古廢此事

有由也國之大權人臣不可復擅時 上方倚
任功臣沈器遠金自點等始用事矣國家承光
海無度 上命裁省煩費以節國用公仍議行
大同法巨室多惡之竟不行 上召南中隱者
張顯光至公遂見之問以國事無他語但曰當
今國之大患在疑公為之嘆服不已秋以老乞
骸骨 上不許 賜之几杖以舞樂錫宴于公
第都堂相會宴耆老會皆請 上就設焉甚盛
事有几杖宴酬唱詩一卷甲子李适叛先有上
變者士大夫矢志者多連累及适叛書聞功臣

等大懼陰以內變動 上意盡殺故相竒自獻
等三十七人而議不及於公矣 上遂幸公州
後公白 上追釋其寃皆復其官及廷敗死
車駕還京冬上疏乞致仕 上不許猶請去不
已乙丑疏五上適相為領中樞仍乞致仕 上
終不許及秋復相之 賜肩輿入朝上劄固辭
上召見以老不起居令勿肅拜引對所言皆請
去也仍膺 旨上劄曰朝廷者四方之表朝廷
不和則治道無自而出戰國時謀臣有曰群臣
和其國不可伐蓋和則一一則強敵國不致謀

今人各異見士各異論疑阻乖隔庶事漫散莫
可收拾如是而望治不亦難乎今國家中興天
命已定滿廷士大夫孰不欲為 殿下一死凶
徒或借重籍口或因怨招亂未可知也或誣引
士大夫亂朝廷挫國勢徐為之乘繫亦未可知
也指名播說以亂人聽人人自危惴惴莫保狼
狽窮蹙處身無所殊非盛世之氣像云云翰林
睦性善正字柳碩上疏言仁城寬赦事金尚憲
以為性善等自附於諸賊所推之王子云 上
問于大臣公啓曰臣自昔時於王室至親每以

全思為說人皆指目老臣矣朝廷既僉議而置
諸外願 聖明終始保全初不以寘內置外而
為之輕重也丙寅春有啓運喪公詣閤門之外
令禮官定為齊衰不杖朞以啓 上斷行三年
之制公爭論不已 上不聽凡喪禮一用后妃
禮公遂出闕門之外連上劄曰以本生私親比
侷於宗統典禮紊亂宗統不尊僭擬之禍終至
於亂亡億萬年宗社之憂在 殿下莫謂老臣
今日不言也仍上疏辭職曰臣以首相當大事
無所可否安有如此宰相也臣之求去豈臣之

本心哉不得已也即歸於陽 上下教有悔過
之意公即入京待罪 上曰卿不棄寡昧非但
予心喜悅宗蒼生之福也終始勉輔令該司修
理闕下民舍以館之公上疏力辭既葬追尊六
院君為靖穆章孝大王啓運為仁獻王后以園
所為章陵公出郊外上疏曰臣委棄職事前後
疏劄呈告今三十餘矣倨慢褻瀆敗壞官方無
人臣禮臣惶惧不知所出退伏郊外祇候嚴命
連乞退不已 上乃許之有 教曰雖不能強
之以職事欲召還都下以為士大夫矜式卑辭

以請終不傾聽予甚頗厚政院敦諭公不得已
還私第待罪拜領中樞仍令該司更修理前所
館舍使之移住丁卯正月金人大舉來侵關西
節度使南以興戰敗死之平壤黃州皆不守他
無恃兵處 上出幸江都公為都體察使從
世子至甄城問百姓省煩費師行有律號令嚴
肅少年慕竒功者多不悅時右相中欽亦從諸
客說右相勸立撫軍司以分衙門以公故不果
日造言誹謗或投書幾有變諸賓佐請收兵殿
後以自別公泣謂曰 上以冲子托老臣一行

驅我使去我不聽也言者乃止聞朝廷與虜約
成即奉 世子趨行在所讒言不行夏 車駕
還京公上疏曰上下否隔言路阻絕願虛已咨
詢毋自廣以狹人國家本報已病矣如此而能
為國者未之有也秋請告歸鄉里 上宣醞以
送之後月辭疾仍乞致仕不許令承旨草 教
敦諭公上劄曰賤臣壽已窮矣擔曳道路三入
脩門寧不為朝廷士大夫之羞乎終不起 上
令該司 賜素衾素褥以表儉德曰平生儉素
可敬云公以退老不受祿 上令畿內 賜月

俸每歲時 賜米肉辛未夏有邊警言急公入京
上引見 厚賜之留數月還鄉里上劄曰當今
之勢賊兵雖退遲速必來願振發奮勵罷無益
之作專意兵事以待敵來江都為保障南漢為
輔車繕完蓄積得將任屬收拾三南存恤兩西
使軍民親上氣勢連絡統為一家外侮不足虞
也此顧非臣僚之所能也 殿下一脉精神感
通徧及然後可以致此也無民則無國無食則
無民寬民力裕民食帝王之急務也近來專以
任怨為賢以悅民為嫌國家勸懲如此 殿下

雖欲保民澤不下究民多怨也 上遣承旨問
之既復 命問其居處對曰茅屋蕭條不蔽風
雨 上曰為相四十年有數間茅屋而已耶令
本道作正堂以 賜之上疏固辭不許仍乞致
仕不許復上疏曰臣雖致仕國有急難臣當以
死報 殿下壬申 仁穆王后薨公即入臨成
服而歸公退老衿陽八年而卒壽八十八崇禎
七年正月廿九日訃聞 上為之罷朝三日
贈賻加厚 世子臨吊建德坊舊第百官會哭
都民父老亦皆罷市會哭三月某日以禮葬于

族葬之次有司供葬事至成葬公嘗曰我死以無實之譽侈於墓道我甚羞之令子弟叙次平生大略屬蒼石李公竣撰墓碑有逸事狀公自述云公清苦自修事君無隱進退有義為名相宣祖世選廉謹公及柳相公成龍最重於世公嘗自言吾平生見利思耻事不辭難行不苟容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人心如鑑照物能見於幾微趨捨必決者明也勇生於明明則不惑不惑則不動此公一生得力也公所與友者二人姜承旨緒趙引儀忠男姜承旨事 宣祖好直諫

佯狂自晦趙引儀托風啞隱於世者也與人絕言語時以頰笑示人可否而已人莫知也方朋儻始起其所頰者其人一一皆敗其所笑者皆以令名終姜承旨亦善知人能言成敗禍福不失嘗語公曰他日當作壽考宰相逢亂世揮涕泣而當之公知遇 宣祖受任於多難之日竭力勞心驅馳四方十年當光海無道諫而擯逐且十年及事 仁祖多難初定致仕纔八年而歿公為相四十年其言一一皆驗每論人物姜承旨為第一趙正字中立趙舍人正立吳判書

億岭金叅判字顯鄭叅判蘊任持平叔英柳相
公成龍吾所敬事者也事君能竭忠而忘其私
如古人李相公恒福豁然不拘細故能以所存
忘富貴亦偉人永昌之死以為大臣不為一王
子死及大妃廢時極言力諫窮死漠北善乎
可謂能踐言者也公通於律呂常鼓琴自娛及
以老乞骸骨不復接琴常獨嘆曰吾且老死今
人事極亂天道且變矣大亂迫矣公歿三年有
南漢之事自癸亥無日記有疏劄集藏於家公
初與鄭仁弘並為掌令仁弘有重名於世上

亦傾心用之公憂之曰此非吉人及光海世其
人權位日盛專以深刻制一世人人仄目曰相
公之先見也公聞之曰吾見其所為多不近人
情以故疑之非先見也李相公恒福與公並為
相每論大事決大策必咨於公曰見事我不如
公公沒後李相公弘胄語人曰中興初公復入
為相嘗從容語我曰吾今老矣同里諸公吳吏
曹當繼相後公又相而國祚艱難生民糜爛吾
不及見矣今相國已歿吳相國後吾果相而從
上於南漢國不亡幸也至今其言在耳何先見

若神也西京有相國生祠崔豈作生祠迎享
詞西京安州嶺南星州皆有功德碑 孝宗元
年 賜謚曰文忠配食 仁祖廟庭長男義傳
嘗守外郡好清儉以治行第一 上賜表裡以
償之後襲封完善君又以大耋進資憲次女適
贈承政院左承旨李廷稷封淑夫人側室有二
男曰孝傳曰悌傳女子七人以名行聞者三人
其一入其夫不幸死於刑戮晝夜哭三年而死
一人聰明有至性自癸亥無日記能記誦一十
二年事傳之曰續日記又一人江都敗為虜所

獲自號曰妾完平李相國女子也義不辱自殺
以自見遂自剄死之莫不大驚賢其行其長姊
夫人初聞其妹被擄死虜中不哭問故然後哭
之於悒曰善乎死也死而不沒其名也

姜承旨遺事 附趙引儀

姜公緒字遠卿其先晉陽人四世祖訶事 成
宗及燕山初立怨母妃廢而論死封其墓號曰
懷陵訶諫曰先王之禁也燕山既深怒之前時
論法者盡殺之并族訶家及 中宗世訶孫溫
為舍人溫子士尚相 宣祖謚貞靖公貞靖公

之長子也性明達定牢多大節 明宗二十年
選國子試 宣祖二年以丙科選承文院以多
病不任職者七年遷國子典籍後常在三司知
製教辭不就再選再辭 上遂任之以親老乞
郡為水原一年謝病歸復出為南陽再入政院
至左承旨後出仁川一年罷歸而卒年五十二
公家世貴大既以三公子兄弟二人皆在顯仕
常退讓未嘗以慢易加人好儉約自守益謙以
近臣常侍左右每以遠聲色戒驕盈嚴宮禁多
直言正諫無所諱 上知其言出於愛 上深

納之時有執權者為大司憲啓 上曰論薦人
當令法司之長兼攝之公曰不可既專彈劾又
主論薦令權柄太重不幸姦人處之其害及大
其言者不敢復言嘗為掌令被酒過玉堂有一
人好持論能輕重一時者公瞋目曰玉堂人望
所屬若所為如此吾駁正之因數之其人面赤
大愧時李文忠公元翼亦同館後問之曰何故
言也笑曰醉中言可悔然實無悔色後其人以
禍敗終有與一宰執素相善同在 上前 上
曰朝無廉風士大夫之恥也公對曰先罪某士

知恥矣其人伏地謝受而為罪曰緒之言皆是也 上以為不隱其過兩善之其人出而謝曰 賴君直言吾知免矣因酌酒為驩公傲然飲醉 而歸時東西朋儻之議起公一謝交遊常讀書 感則鼓琴獨酌醉輒放歌或猖狂自恣嘗嘆息 曰觀天時人事不出四五年大亂作矣或對人 流涕人恠之後侍 上恠然出涕 上恠問之 對曰臣賦命至矣不得長侍 殿下是以恠之 出語同僚曰大亂將作 殿下辭氣之間其兆 已見矣不敢直對其十月有鄭汝立上變事大

獄起而至壬辰有倭寇國果大亂臨沒謂其子 曰毋感禍難迫矣病死何感公善知人嘗大醉 論人品其善惡脩短吉凶無一不驗與高士趙 忠男李文忠公心相得謂文忠公曰君他日大 貴且期其久長吾死以穉子託君嘗與文忠公 同在槐院乘醉視同僚罵詈恣所為獨指李文 忠曰若等皆不及此人但作相於危亂之際揮 涕泣而當之文忠公入相四十年自壬辰殘破 以來諫光海放逐者幾十年光海廢而及 仁 祖世繼有兵革嘗去鄉者再而年八十八卒嘗

過路上遇童子羣戲以童子撫頂曰童子動
中有靜他日必貴童子乃故相國申欽也有趙
仁厚金弘敏皆有名於一時客問之曰趙何如
人也箕踞曰吾奴也又問金何如即踞曰吾師
也人皆笑之後趙多乖妄失其性而死李文忠
稱之曰嘗與我直玉堂引觴大噉仍醉卧不省
俄有命召對小吏盥其面扶醉起至 上前儼
然辭氣嚴重非定力能之乎公潔身高行能卓
然自立好善若私喜疾惡無私怒善容人能見
其善而忘其過此古之所謂清者之量也其知

人禍福吉凶時世之治亂先見如鬼神此何也
問其家人未嘗推占相人之法術而中夜讀易
或步於庭觀天象云子弘德仕為魏山郡守弘
德子瑒瓖皆早歿瓖子碩茂李文信公之外孫
也父母皆亡幼孤弱文忠公恤其飢寒撫之如親
兒今公之墓在衿川之蘭谷文忠公刻石其事
以表其葬

趙忠男其先漢陽人趙文正公之兄弟之子孫
云潔身不汙隱於世世莫知也惟公及李文忠
公心相許稱之曰有高尚行而隱於世者也稱病

啞不肖與人言凡物之善惡邪正得失一皆以嘖笑示之其所嘖者其人後一一皆敗其所笑者皆以令譽終者也其亦異矣嘗仕為引儀棄去年長於姜承旨十年云其事世無傳者咏姜承旨彈琴詩一絕今姜碩茂誦之子爾瞻為義禁都事孫昌文前年為求禮縣監

記言卷之三十八終

